

温汤镇纪行

□王嘉祥

网息:目前,在全世界所开发的矿泉水中,属“高硒低硫”矿泉水的只有两处:一处是法国的“埃克斯”矿泉水,属冷泉;另一处则在中国宜春,属温泉;常年保持在68℃~72℃,水质清澈透明,无色无味,内含20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帮助人们排解毒素,提高免疫力,延年益寿。近日,笔者考察了温汤矿泉水,特将所见、所闻、所感实录,以飨诸友。

(一)

深秋赣南行,
情系温汤镇;
竹林藏古寺,
溪水掠行人。
才登明月山,
又踏菊花岭;
但见樟爷爷,(注)
喜迎江东人。
战友愈八旬,
周身燃激情;
细说硒世界,
人间又一春!
见面千嘱咐,
临别万叮咛;
人生如晨露,
惜体在本人。

(二)

石板街上行,
皆为夜游人;
木桶装硒水,
双脚盆中浸。
额角热汗淌,
咧嘴吱吱声;
客人喊添汤,
主人忙收银。
手头无钱币,
尽可刷微信;
疼痛渐消影,
顽症忙逃避。

忽然伸个腰,
始觉一身轻;
举头望星空,
今夜月更明。

(三)

夜宿小旅店,
恰逢异乡人;
北国到岭南,
方言夹乡音。
老头牵老太,
拐杖挨拐棍;
白发泛银潮,
犹似丽人行。
假若身骨好,
明年再来临。
狠心花点钱,
唇边咬牙印;
商场转三圈,
尽念小孙孙。
一生为儿女,
何曾顾自身?

(四)

山坡竹笋尖,
溪涧鱼虾鲜;
绿色山果香,
黄菊分外艳。
排档连饭馆,
道道菜丰盈;
不知点啥好,
心里犯难困。
走进农家院,
山民喜相迎;
杀鸡宰宰鹅,
鸡蛋炒嫩笋。
只要不嫌弃,
天天来都行。
要问为什么,
脱贫致富门。
(注:当地有一株生长2800多年的老樟树,是地理标志,被称为樟爷爷)。

一张七十年代末期的股票

□王信千

供销合作社是一个贴近生活,是服务“三农”的践行者、知心友、好帮手。他们总是践行着全心全意为农服务的思想,扎根基层,服务民众,将广大老百姓作为自己最关心的对象,处处想着农民朋友的油、盐、酱、醋,买、卖、收、种,农民朋友喜称他们是:于无声处展精神,踏实奋进走四方。小小扁担弯又长,肩扛百货常下乡。管它泥路曲折坎,服务三农雄心壮。日晒雨淋寻常事,坚定不移初心旺。

七十年代末,各个行业都处于百废待新的状态,那时的供销合作社为了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展现自己的服务魅力,在资金极度匮乏和不足的情况下,向一些每月拿薪金的人员推销供销社的相关股票,在自愿参股的情况下,向每人送上相应数额的股票,每股金额为3元。

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我们这些每月只领二十几元的工资的人来说,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从表面上看,区区3元钱何足挂齿,但在较为艰苦的年代,这3元钱可以买到4斤左右的肉,可以买到8斤多点带鱼,还可以买到5斤多点鲳鱼……总之工资虽少,但还可买到相应的鱼肉产品。

认购股票,由于薪金实在太少,面对现实,心中虽然不乐,但考虑到供销合作社所面临的困难,作为我们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相关人员,理应帮他们一把,出一些力,以解他们的困,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及时伸出援手,帮他们一把,不但帮助了他们,而且也展示了自己的仁义之举。这种相得益彰、何乐而

走马天下



古刹红叶

孙镜福

奶奶的上山之路

□陈美琳

我的老家在南通市区最北边的陈桥,曾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被戏称为“南通的西伯利亚”。我的奶奶,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小脚老太太,她每年最重要的事,便是去一趟南通城最南边的狼山,到广教寺给大势至菩萨敬一炷香,祈求家乡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儿孙有出息。

披星戴月,奶奶用脚步丈量上山之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十八里河口到狼山,需过两个渡口,再走上四十多里地,才能到达山脚下。那时候的正月里,奶奶总会夜里两三点钟起身,带上香和几块馒头干,搭乘最早的一趟渡船,颠着她的三寸金莲,能在早上九点钟赶到山下。在山下稍做休息,啃几块馒头干充饥,再沿阶爬上山顶,到广教寺虔诚地上香。待到下山,已是下午一两点,奶奶仍在山脚下啃几块馒头干,再颠着三寸金莲往回赶,到家往往已是夜里八九点了。

那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奶奶每年正月都有一天披星戴月,用脚步丈量着从南通最北到南通最南的距离。那时,沿途只有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黄土小道和一根钢丝拉条船的渡口,还有一天天地来回以后高高肿起酸痛不已的双脚。那时的奶奶,心里也是盼着能坐上车走着大道上狼山的吧。

坐上自行车上山,奶奶觉得这就是新社会

时光走进20世纪八十年代,我

父亲在单位评上了先进工作者,奖品便是一张自行车券,父亲托人用券买了一辆大桥牌二八型自行车,奶奶高兴坏了,央求着他用自行车载着自己上山。父亲花了几个月时间学会了骑车载人,然后在正月半这天,早早出发,载着奶奶往城南赶去。约莫午饭后,两人就回到了家里。奶奶高兴地向我们描述着一路的情景:刘陈河和运河上都建了大桥,再也不要等渡船了;河南到唐闸的路上铺了砂石,那些坑啊塘啊都填平了,以后下雨天就不会满脚泥了;城里到处都是兔儿头车子,公交车不到的地方坐兔儿头也很方便;上山的石阶整平了,石头缝里都嵌了水泥,有的地方还装了栏杆扶手,广教寺里的大势至菩萨看起来也比以前鲜亮……这自行车就是好,跑得快还稳当,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说的新社会啊!

自行车和交通设施的逐步改善让奶奶的上山之路变得不那么遥远艰辛。在九十年代中后期,23路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奶奶再也不用央求父亲载她上山,而是香包一背,倒两趟公交车就到了山脚下。在她有限而朴素的认知里,能让她不用再起早贪黑花上整整一天时间才能往返一趟狼山,沿途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就是新社会,就是心中向往的美好生活。

半小时上山,奶奶说皇帝也比不上她过的好日子

进入新世纪,儿孙们都已长大,奶奶也渐渐进入暮年,身体大不如

心窗片羽

让自己慢下来

□曹竞文

浮光掠影便悠悠一生或许快意徐步而来,才是完整,不存遗憾。

去年春分未至时随团访江南。细雨蒙蒙中水汽弥散,竟也未觉寒意,“听闻广陵不识寒,大雪龙骑下江南”一句。想是诗人诚未欺我。一汀烟雨,杏花不见打苞,柳树已摇曳了嫩黄抹绿的柔枝,轻撩着湖水,荡开波纹层层。我踱步在青石板路上,因雨水而湿滑的地似是留客的主人,亲热地不让你走快。于是遂了它的意,慢慢走,慢慢赏。

找了处坐下,雨伞便倚在肩头,桥边人家的谈笑声入耳,吴音软语拉长了腔调,悠悠地,慢慢消散雨中。

再回望近处,一个敦实的树桩旁围了两人。一大一小,年幼的孩

子睫毛垂下,挡了眼,仍能从透出的目光中看出他此刻的严肃与庄重,伸着白嫩的手点着桩上的年轮。他母亲素衣白裳,在一旁微侧过头,注视的目光中饱含慈爱。

我走近,便听得童音稚嫩“一、二、三……十八、十九,咦?”数一阵他便停住,涨红了脸思考,再懊恼地拍拍头,重新点着开始数。

“一、二……”认真不减。

“让他数吧,慢慢来,长大就会了,”女人轻声对我说,又像对自己说。一旁男孩丝毫没被打扰。

“不教他么?”我质疑,问完又觉得不妥。

“慢慢就悟出来了,急不得。”她笑了,温柔淡雅的风韵。

雨初霁,一时彩彻区明。

灯下漫笔

男孩复停住,“十九……”这次却又笑着接了下去,“二十、二十一……”我微笑,女人却似早料到似的,只笑了摸摸孩子的头,轻声鼓励,“不错。”

我走远,又回望,他们仍围着树桩,一切都慢了下来。地面不再湿滑,我却没有急着加快脚步。毕竟路还很长。

树桩在悠长岁月中学会停留,慢慢长出年轮道道,那男孩数着,他也懂得慢下来。我们总说,“胸中有丘壑,才敢振河山!”却忘却丘壑非一日而成,而是慢慢积累,千锤百炼。少年的路很长,好好走,慢慢,才知这一路风霜雪雨,皆为梦想序章。

让自己慢下来,从来不得前行,剑指是无疆,远方是希望!

